

VI

蒲添生一生，以大量的人像塑造，
無形中織構成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面向；
而他作為藝術家一生的堅持與努力，
也已然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
他對人體深入的研究與掌握，充滿深情的凝視與自信，
在朝倉老師強調客觀、自然的基礎上，
走出自我凝練優美的風格與成就。
誠如他自己的說法：
「我把我的一生奉獻給雕塑，雕塑也給了我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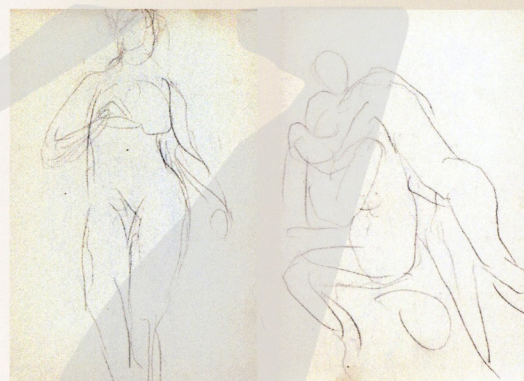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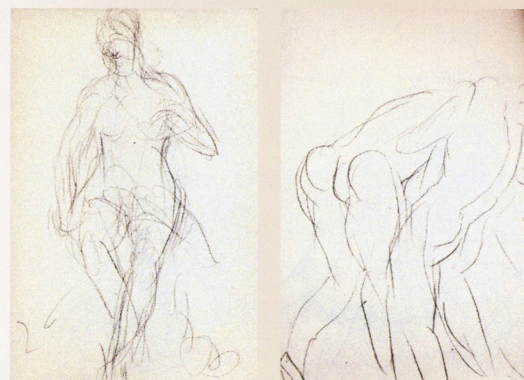
堅持創作到生命最後一刻



拿起畫筆，大量繪作

創作歷程五十年紀念個展後的蒲添生，創作的慾望越發強烈。似乎經歷五十年肖像塑造的歷練，蒲添生有意將人體做更自由的表現與發揮。一九八〇年開始的模特兒創作，不斷地有佳作出現，一九八四年，又以〔懷念〕一作，獲得法國獨立沙龍百週年展的入選。同時，由於子女陸續成年，乃至外出工作，讓他有機會出國探親。一九八六年，他前往美國探視次子浩然和三女秀芳，並由長女秀齡陪同，遊覽知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那雨霧狂撲的大自然力量，讓他暫息了五十餘年的繪畫慾望，又重新燃燒。他拿起畫筆，包括鉛筆、粉蠟筆、粉彩、油畫筆，大量繪作，生命似乎又回到年輕歲月的時光。

由於藝術上的成就，許多藝壇的榮銜，紛紛加在他的身上，除了長期擔任「全省美展」評審委員，在一九九〇年（第四十四屆）升任評議委員外，一九八五年也任中國美術協會榮譽理事，而由文建會主辦的「台灣地區美術發展回顧展」，也邀請他參展，肯定他做為前輩藝術家的地位；一九八七年又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雕塑類美術品審議小組委員及台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台灣美術館）開館展覽評審委員。一九八九年也擔任國家文藝基金會的美術類評審委員。



蒲添生 | 速寫（美國之旅）| 1986 | 15×1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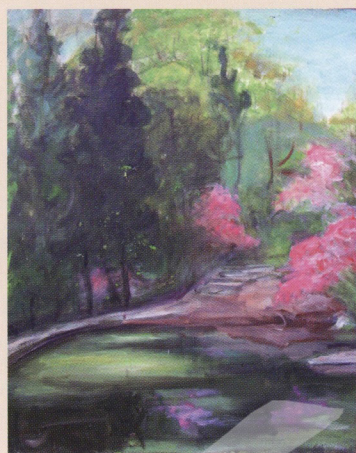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速寫（美國之旅）| 1986 | 15×10公分



蒲添生 | 速寫 | 1986 | 17×1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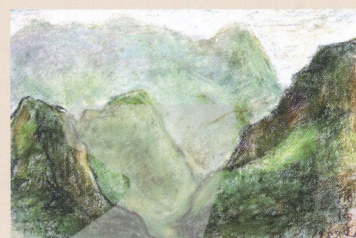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陽明山 | 1989 | 油畫 | 55×4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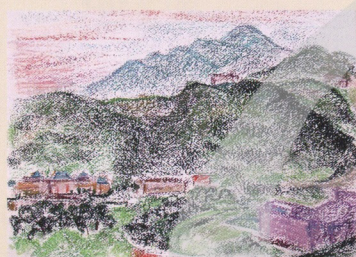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風景一 | 油畫 | 53×4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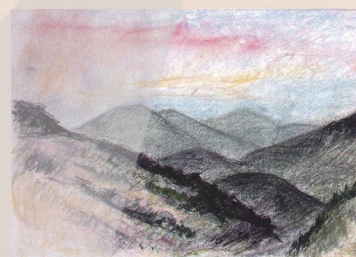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知本溫泉 | 1989 | 粉蠟筆 | 37×27公分



蒲添生 | 三張犁 | 1989 | 粉蠟筆 | 25×37.5公分



蒲添生 | 速寫 |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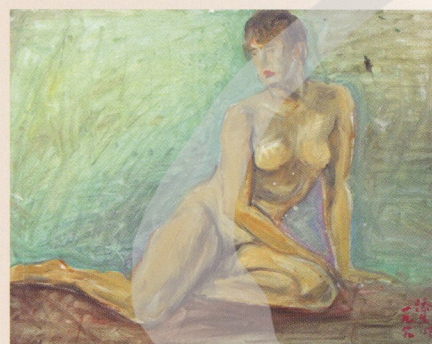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妻子像 | 1986 | 油畫 | 50×6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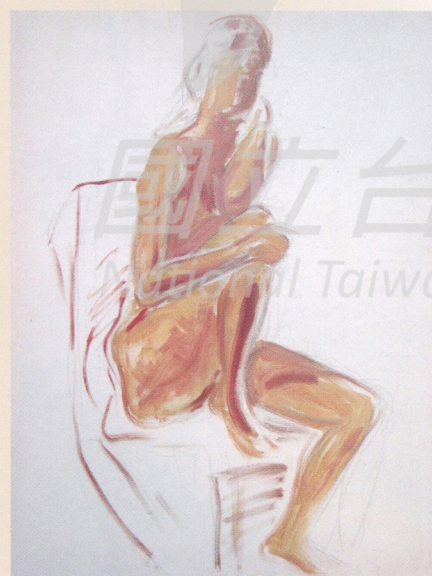
蒲添生 | 自畫像 | 1986 | 粉彩 | 63×52公分



蒲添生 | 人體四 | 油畫 | 60×50公分



蒲添生 | 裸女之二 | 1989 | 油畫 | 61×42公分



蒲添生 | 人體五 | 油畫 | 60×50公分

「運動系列」的創作

同時，在一九八八年前後，他也展開【運動系列】的創作，幾乎是將人體作為一種既具解剖結構的呈現，又具自由韻律的表現。【運動系列】的靈感，是來自當時漢城奧運女子體操電視轉播的啟發。有「體操精靈」之稱的羅馬尼亞選手西莉瓦絲 (Daniela Silivas)，在平衡木上曼妙的丰姿，大大地震懾了一生以人體為創作題材的蒲添生。在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密集地完成了大約十幾件的初模。製作時，先大膽地以鐵絲勾勒出人物的姿勢，作為內部的骨架；之後，再依動作的態勢，精準地捏塑出人物的骨骼與肌肉。在這一系列作品中，他不強調人物的表情和細節，而重在人體結構的掌握與動作的優美。誠如他自己的詮釋，他將人體視為花朵，每一朵都有她開放的姿態與表情。這批作品就在同年於台北「東之畫廊」展出。

運動系列

【運動系列】是蒲添生於一九八八年前後展開的主題創作。這個來自奧運女子體操表演所引發的創作靈感，徹底改變了蒲添生此前較為靜態、穩定的創作風格。人體的柔軟、多變，成為蒲添生手下幻化無窮的造型語彙。長期「忠實寫生」的紮實基礎，提供了藝術家此時自由及迅速表現的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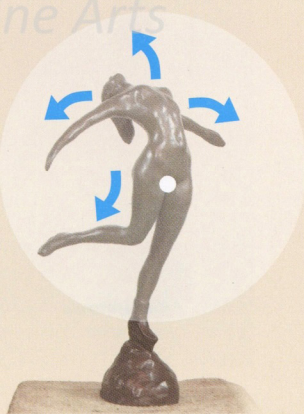
蒲添生的長孫女，也是蒲浩明的長女蒲宜君，曾經以祖父的這個系列作品，撰成碩士論文《蒲添生【運動系列】人體雕塑研究》(2005)，有相當深入的分析。蒲宜君文中引《羅丹藝術論》中關於「藝術中之動作」的說法指出：「動作不等於姿勢；姿勢是靜止的，動作則是上一個姿勢過渡到下一個姿勢的整個過程。」

因此藝術家的「運動系列」，也不是一般運動照片可以顯現的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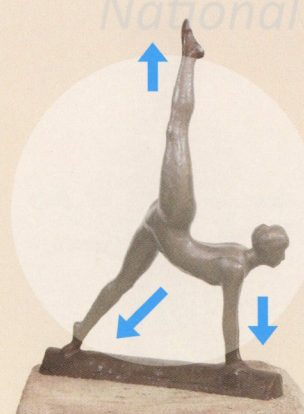
蒲添生 運動系列一 1988 銅 60×38×23公分

此為「溜冰」的表現，後仰的大弧度人體，展現滑冰中的動勢。溜冰上的動作，強調腰部作為力量的中心，是一超越人體正常極限的弧度，表現流暢。（本系列圖說、分析圖採自蒲宜君論文《蒲添生【運動系列】人體雕塑研究》（2005））



蒲添生 運動系列二 1988 銅 44×41×2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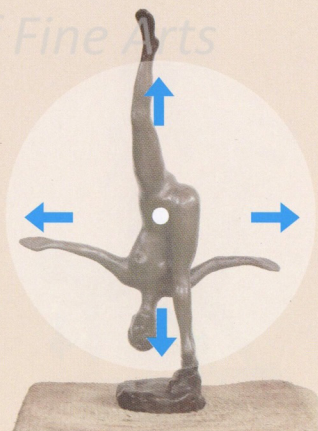
〔運動系列二〕為體操平衡木的項目中之抬起後腿平衡的動作。以肢體包圍了一個空間架構，明確顯出虛實，開放及封閉空間的對照。





蒲添生 運動系列三 1988 銅 57×37×13公分

〔運動系列三〕，表現前空翻的動勢，是過渡時期一種微妙的姿勢之美。本作品是屬於前空翻的動作，以右腳著地、身體腰部為中心支點向前翻滾。



蒲添生 運動系列四 1988 銅 54×28×13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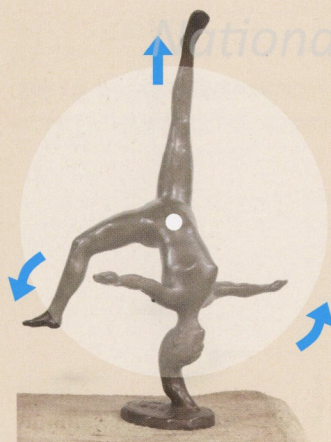
〔運動系列四〕是人體大迴旋的動作，使空間有一種在虛實之中轉動循環不已的力量。在虛與實的空間之中不停的轉動，因此暗示出第四向度的時間感。本作品是【運動系列】中，三度空間架構最典型之一件作品。





蒲添生 運動系列五 1988 銅 57×41×29公分

〔運動系列五〕，是後空翻的動作，大膽地以頭髮為支點著地。形體的單純性時間與空間之懸宕感，這件作品大膽地以頭髮為支點，撐起整個身體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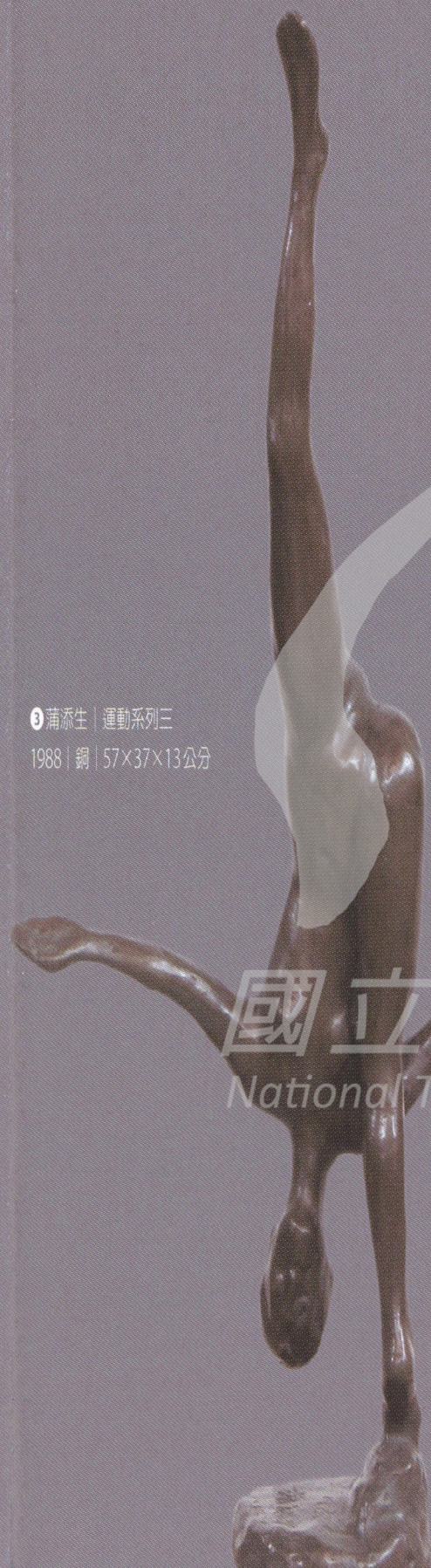


② 蒲添生 | 運動系列二
1988 | 銅 | 44×41×20公分



① 蒲添生 | 運動系列一
1988 | 銅 | 60×38×2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③ 蒲添生 | 運動系列三
1988 | 銅 | 57×37×13公分



④ 蒲添生 | 運動系列四
1988 | 銅 | 54×28×1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⑥ 蒲添生 | 運動系列六
1988 | 銅 | 78×32×15公分

⑦ 蒲添生 | 運動系列七
1988 | 銅 | 60×55×34公分



⑧ 蒲添生 | 運動系列八
1988 | 銅 | 60×47×28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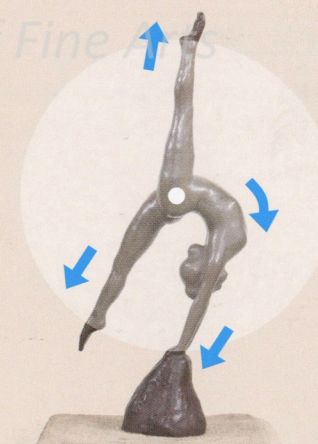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⑨ 蒲添生 | 運動系列五
1988 | 銅 | 57×41×29公分



蒲添生 運動系列六 1988 銅 78×32×15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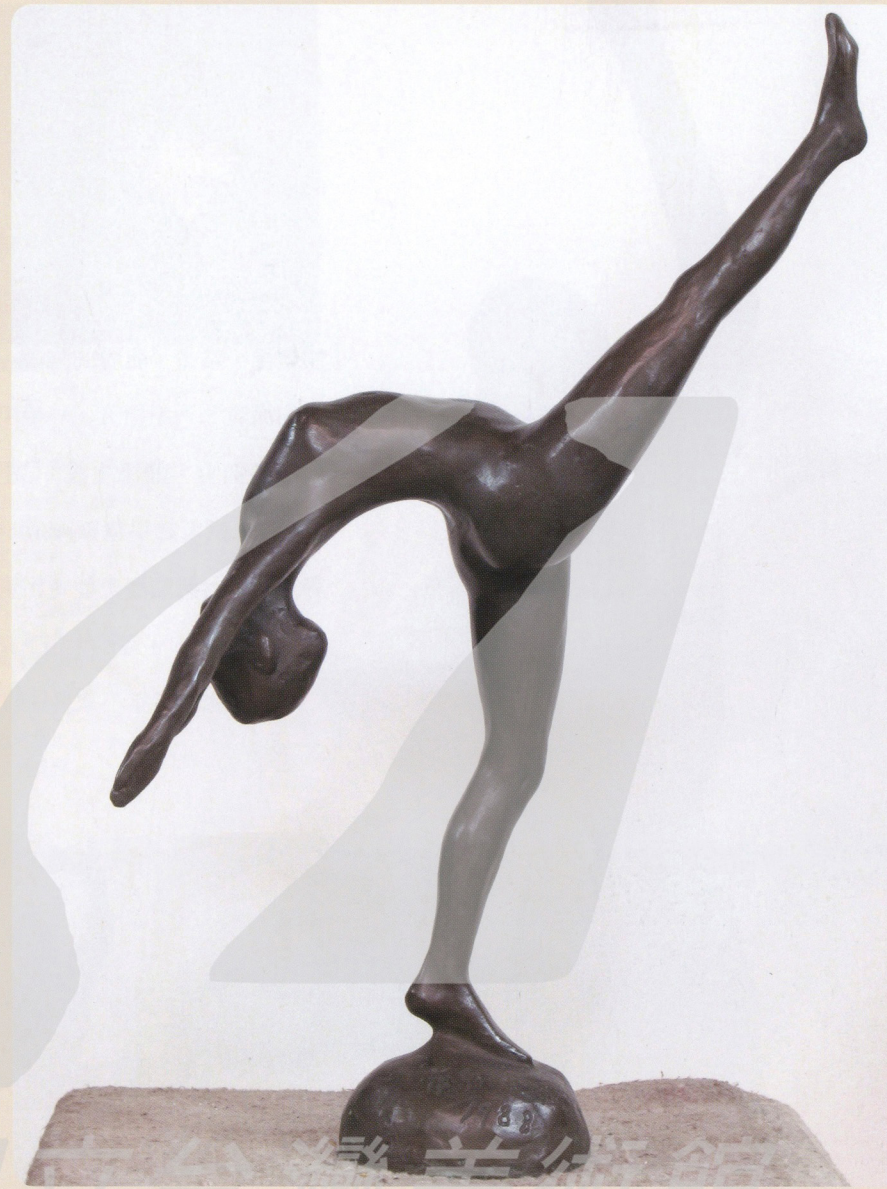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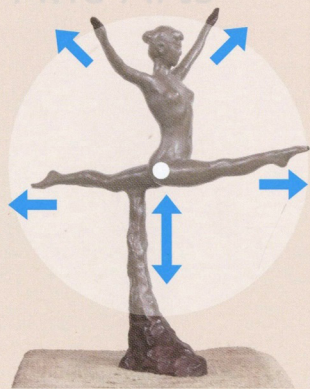
〔運動系列六〕雙腳近乎180°的角度，展現大幅度翻滾的表現。人體表現的單純性以及形體的流暢與簡化，訴說了一種抽象的美感。就如布朗庫西在〔空間之鳥〕中以簡潔的弧度大膽地劃過空間，揭露出抽象材質以及造型本身流動之美，這樣的單純性與大膽的表述是相通的。布朗庫西作品〔空間之鳥〕(oiseau dans l'espace) (1922-1923)，於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刷新世界雕刻品最高拍賣記錄大理石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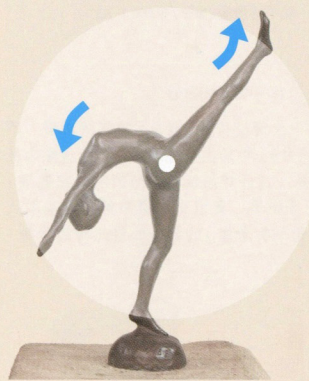
蒲添生 運動系列七 1988 銅 60×55×34公分

〔運動系列七〕，人體大腿處為平衡之支點騰空而起。整個是屬於人體騰空之動作，雙腳幾乎成一直線。平衡之支點騰空而起，表現出無限制的自由空間。



蒲添生 運動系列八 1988 銅 60×47×28公分

〔運動系列八〕，後空翻的動作，屬於過渡時期的動作姿態。描寫一個姿勢到另一個姿勢的變化過程。



一九九一年，「蒲添生雕塑八十回顧展」在當時的台灣省立美術館（今國立台灣美術館）盛大舉行。八十歲的老人，神采奕奕的躺臥在美術館的展覽大廳上，後方擺置的正是他創作的「運動系列」人體，顯得童心不減，生命旺盛。而在展覽會場中，一件取名〔自由與平等〕的男體塑像，略去了肌骨的強調，瘦長的身形，模糊的面容，一手指天、一手平伸向前，兩腳稍稍屈膝而立。蒲添生說：「這是二二八幽靈的控訴！」指天之手象徵天道、平舉之手代表平等。期待台灣的歷史能走出冤屈的幽徑，邁向自由、平等的大道。這是多年來，蒲添生對當年不幸事件的首次表白。



北村西望 | 和平祈念像 (攝影 | 李欽賢 | 2001)

蒲添生 | 自由與平等 | 1991 | 玻璃纖維 | 110×48×40公分

作為二二八受難家屬之一，蒲添生一生遵從岳父「隱忍」的臨終訓誨，不對政治發表任何個人的言論，直到1991年始因受邀參加「二二八紀念美展」，才提〔自由與平等〕這樣的作品。這件作品沒有強烈的吶喊或抗議，只是以卑微的身形，一手向天、一手撫地，要求自由與平等的最基本人權。這件作品似乎也有北村西望「和平祈念像」的影子，但北村的強勢，和蒲添生的卑微，恰恰形成對比。



1986年，蒲添生為北村西望畫像。

蒲添生 | 北村西望先生 | 1986 | 37×30公分

北村西望(1884-1987)生於長崎南端的島原半島；小學畢業後，原立志從事教職，而進入長崎師範學校就讀，卻因病輟學。療養期間，無所事事，即興用木板畫了雲龍圖案，再以線鋸鏤空作成浮刻，得到父親褒獎，乃放棄已經取得的教師證書，前往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雕刻科就讀。畢業後，又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隔年首度入選第二屆文展。在學期間，結識同學建畠大夢(1880-1942)，二人成為莫逆。



一九九二年，他在夫人及兒子浩明的陪同下，重新回到東京這少年習藝之地。既拜謁仙逝多年的老師之墓塚，也和已經卓然成家的響子師妹歡聚。



1992年，蒲添生、陳紫薇於朝倉文夫夫妻之墓前合影。



1992年，蒲添生、陳紫薇，與蒲浩明，拜訪朝倉響子（左一）於日本東京。



1992年，蒲添生、陳紫薇合影於日本上野車站，後為朝倉文夫作品（三相）。

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台北市立健康幼稚園舉行校外教學，途中娃娃車突然失火，幼稚園的一位女老師林靖娟在危急中，緊急將幼童疏散下車，並數度回到車上救出六名兒童，最後一次上車，已經來不及下車，就用自己的身體抱著四個幼童，一起葬身車內。這起慘劇總共造成廿名小朋友、兩名家長，及林靖娟老師的罹難，震動了整個社會；林靖娟老師的義行，更感動了許多人。

當時總統李登輝及行政院長郝柏村都前往林宅慰問。在這個事件發生後，各界便興起為林老師雕塑銅像紀念的聲浪，而被想到的塑像藝術家第一人

選，便是蒲

添生。李登輝

總統為此特別親

向蒲添生面邀，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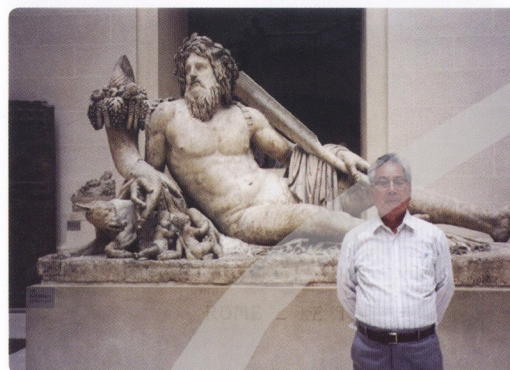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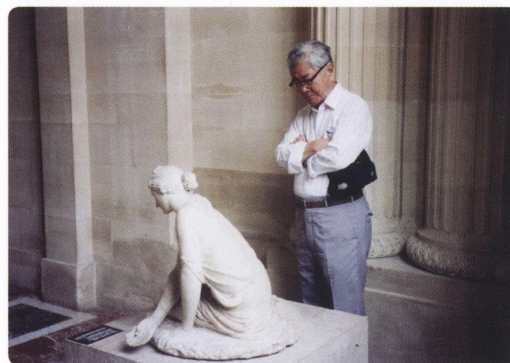
添生感於林老師的捨

身救人，自是一口答

應，完全不問酬勞。



蒲添生
林靖娟老師紀念像速寫手稿
20×15公分



為了製作林靖娟紀念雕像，蒲添生1994年遊歷歐洲各大美術館觀摩、構思，尤其是他所景仰的羅丹美術館。（上四圖）

為了這件紀念雕像的製作，蒲添生在三子浩志的陪同下，遊歷歐洲各大美術館觀摩、構思，尤其是他所景仰的羅丹美術館。在一九九四年返國後，大抵決定方案，便開始動手創作。同時，國立歷史博物館也為他在「國家畫廊」舉辦大型的雕塑展，並出版精美畫冊。同年年底，突然感覺身體不適，前往醫院檢查，醫生勸他要多休息，並進一步檢查。但蒲添生堅持要及時完成受委託的作品，婉拒檢查，維持創作不懈。

一九九五年，「蒲添生、蒲浩明父子雕塑聯展」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舉行。由蒲浩明創作的〔陳澄波紀念銅像〕也同時完成，進行揭幕。這位愛婿如子的岳父大人，在多年蒙冤之後，終得平反。雕塑是以手持調色盤、斜坐地上的姿態構成，檯座上寫著陳澄波少年時的名言：「我是油彩的化身」。蒲添生一生的隱忍、奉獻，顯然正是來自這位岳父大人臨刑前的諄諄教誨。



1995年，嘉義市立文化中心「蒲添生、蒲浩明父子雕塑聯展」時，蒲添生、陳紫薇，與蒲浩明三人合影於蒲浩明創作的〔陳澄波紀念銅像〕前。

林靖娟的紀念雕像仍然持續進行，但蒲添生的身體狀況顯然快速惡化，多次昏倒在雕像旁的升降機上。

歷經三年製作時間，〔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終於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完成。這是一座高三百七十公分的大雕塑，塑像與浮雕結合，林靖娟左手抱著一名幼童，小孩的臉部貼著老師的臉部，老師右手高舉，似乎在向上天求救、呼喊。高舉的右手，中指上，停了一只蝴蝶，象徵林氏美麗生命的羽化成蝶；雕像的主題，即作「浴火鳳凰、羽化成蝶」。主塑像的背後，則是以三塊八卦形式拼合而成的浮雕，表現了二十三位罹難者在天堂快樂生活的情景。此浮雕的製作，因蒲添生的體力已不堪負荷，即由其長子浩明來執行，共同完成〔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的群組作品。



蒲添生製作林靖娟老師紀念像的工作情況





蒲添生 | 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 | 1996 | 銅 | 370×120×120公分
(圖片提供 | 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 | 出處 | 《行天宮通訊》第129期 | 攝影 | 林茂榮)



陳紫薇女士(左)一生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蒲添生創作。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作品完成的點交儀式，由兒子蒲浩明代表，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庫房進行，蒲添生此時已因胃癌病重臥床在醫院。半個月後的五月卅一日，一代巨匠蒲添生辭世於台大醫院，享年八十五歲；應驗了藝術家生前的一句話：「當我創作停止時，就是我生命的結束。」

一九九八年九月廿八日教師節，〔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完整豎立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左側的美術公園中，成為蒲氏最後一件被安置的大型作品。

蒲添生去世後，他的夫人，也就是陳澄波長女的紫薇女士，以日文記錄下對他的深沈思念，文筆素樸真摯，令人感動；這位作為藝術家之女、之妻、之母的偉大女性，一生始終在背後默默地支持這些藝術家的創作，也是台灣美術史不容忽略的一位重要貢獻者。蒲添生過世的兩年後，她也安靜地追隨仙逝；距離〔林靖娟老師紀念銅像〕的開幕，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蒲添生一生，以大量的人像塑造，無形中織構成台灣歷史的一個重要面向；而他作為藝術家一生的堅持與努力，也已然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份。他對人體深入的研究與掌握，充滿深情的凝視與自信，在朝倉老師強調客觀、自然的基礎上，走出自我凝練優美的風格與成就。誠如他自己的說法：「我把我的一生奉獻給雕塑，雕塑也給了我生命。」